

出諭旨議良万召見

祥、必須即刻來朝堂、董大帥跪

中央叩頭、口稱老皇娘、因何宣

庚子事變文學集

下冊

臣未朝邦、因母聞言、說其詳忙、叫

大帥董福祥、莫與洋人論短長、到不如

各逞強、哀家命你領兵、將即回保、定鎮

阿英編

庚子事變文學集

下冊

第三卷 說唱

時調唱歌

竹天農人(汪孝儂)

十二月太平年 北調

正月裏	正月正	八國聯軍進了北京城	義和團跑了無踪影	太平年	十萬里江山不太平	年太平
二月裏	龍擡頭	民教無端結了仇	亂殺亂砍齊動手	太平年	大街小巷掛人頭	年太平
三月裏	開蟠桃	外國兵來無處逃	文武百官一半兒跑	太平年	到處男哭女又嚎	年太平
四月裏	四月八	有錢之人破了家	咬牙切齒將團匪罵	太平年	無端蹂躪好京華	年太平
五月裏	到端陽	外國兵來無處藏	分明認得是紅燈照	太平年	却被洋人恣意淫荒	年太平
六月裏	蓮花開	百官一去民當災	武衛軍吃糧不能打仗	太平年	反把洋兵讓進來	年太平
七月裏	七月七	拆散人家好夫妻	恐怕失身盡節死	太平年	好勸兒夫奔陝西	年太平
八月裏	月正圓	多少兵頭要洋錢	也學官場送把萬民傘	太平年	千方百計奉承洋官	年太平
九月裏	菊花黃	劉張二帥保長江	半壁山河沒有亂	太平年	黃河以北受災殃	年太平
十月裏	十月一	全權大臣心著急	四百兆賠款少不去	太平年	從此後中國刮盡地皮	年太平

時調唱歌

十一月 小陽春 北京城中被各國分 堂堂龍旗無踪影 太平年 小旗爭書日本順民 年太平
十二月 整二年 畫了和約回了鑾 危急存亡全不管 太平年 火燒眉毛暫顧眼前 年太平

小五更 北調

其一

一更鼓裏天 一更鼓裏天 八國聯軍反進了中原 瓦德西坐則在儀鸞殿 車駕幸長安 哭壞了文武
官 六街三市廢井頽垣 義和團到此時他不見面

其二

二更鼓裏鳴 二更鼓裏鳴 外國的人馬進了北京 亂奸淫苦壞了衆百姓 男女放悲聲 家破財又傾
武衛三軍無影又無聲 文武官這時候難顧命

其三

三更鼓裏催 三更鼓裏催 各國的兵將破了重圍 有心人掉了幾點憂國的淚 城市化劫灰 瓦礫亂
成堆 城牆上開門任性妄爲 這時候誰還敢說破風水

其四

四更鼓裏多 四更鼓裏多 全權大臣進京來議和 滿盤空纔知道那一著錯 干戈化玉帛 賠款實在多 此刻的中國有理也難說 到後來國困民窮怎麼過

其五

五更到天明 五更到天明 畫了和約天下太平 好江山搶了一箇一家淨 回鑾到北京 龍體慶安寧 兵燹的情形觸目又心驚 聖天子百靈相助也該有靈應

庚子紀略

牌子頭（「百本張」抄本）

【岔曲頭】庚子遭慌亂，皆因是義和神團。惹下了滔天大禍，國家不安。只落得，旗民人等受艱難。

【數唱】聽我罷（把）義和團的根由穿長打扮，細說個根源。一個個紅布蒙頭，黃布腰纏，頭頂神馬，紅兜肚掛在胸前。手捧刀槍，甚有威嚴。叩頭上體，他們都向東南。說是善能閉（避）槍砲，聞名不見。自從那五月初一，燒毀鐵道，拆毀電線。

【太平年】京都地面，也要煉（練）團。妖言惑衆，借事生端。團頭都是些個瞎打混，太平年，生出主意家家化緣，年太平。鳴鑼響號，走會一般。有錢的大師兄，闊的不可言。虎皮戰裙腰中繫，太平年，捱上彩毬，又罷（把）茨菇葉安，年太平。說聲上體，夫吃半天，大師兄上體又罷（把）座鐘搬。二師兄沒上體，扛開了老米，太平年，攢足了東西歸了本壇，年太平。各廟裏，鋪下壇，大師兄又罷（把）法力傳。排槍排刀瞎倒（搗）亂，太平年，閉着眼睛煉（練）開了拳，年太平。又管送殯，又管把家搬，堂客出門師兄跨車轅。愣說師兄保護無有錯，太平年，細打聽，師兄使了人家的錢，年太平。西什庫老沒破完，大師兄心內爲了難。聽說四外風聲緊，太平年，打下了轉牌又罷（把）九門關，年太平。

【竊快書】七月二十清晨起，忽聽東邊砲打連環。人人都說交民巷，原來是日本國攻城就在齊化門前。清晨打到了後半晌，城門樓子打下多半邊。又聽前門槍砲響，咕咚咕咚大砲響連天。旗兵與洋人打開了交手仗，轆轤砲傷人甚可憐。住家戶開聽心害怕，越思越想越爲難。膽小的人家商量逃跑，跑出城去就奔西山。城上的官兵打了敗仗，皆因缺少火藥鉛丸。履順着馬道朝下敗，秋帽號衣扔在一邊。旗人回家我不表，聽我再表義和團。大師兄說這可不好，旗幟號衣往井內填。說快跑快快快跑，隱姓埋名躲在一邊。有人若問上那去，就說是上山東去請老團。

【南羅兒】京裏洋人戰中原，外國人真不寒。說不傷旗民發慈善，家家戶戶心放寬。想主意，得吃飯，餓出來的見識什麼都敢幹。

【金錢蓮花落】這纔商量把當舖來搶，哩嚕蓮花呀哧呀朵梅花，說搶就搶無法無天，也麼哎哎嗜鬧

蓮花開了一朵梅花落。搶了來的東西真不少，簪環首飾堆成了山。皮襖足夠好幾百件，哩啍蓮花呀呀呀梅花，鐘表也有好幾千，也麼嗜嗜嗜落蓮花開了一朵梅花落。空有東西不能治餓，枉有鐘表不能換錢。這纔商量把糧食店來搶，哩啍蓮花呀呀呀梅花，搶麥子外代搭礮盤，也麼嗜嗜嗜落蓮花開了一朵梅花落。搶來礮盤安排好，倒上麥子又把礮研。無男代女圍着礮轉，轉礮的事兒苦不可言。頭昏眼黑脚底下拌了蒜，哩啍蓮花呀呀呀梅花，拿人比牲口就在那年，也麼嗜嗜嗜落蓮花落了一朵梅花落。就走沒人敢攔。高興把你代（帶）了走，苦力你一天，搬磚拔草打、哎、打、打掃院。

【疊斷橋】大家爲了難，哎哟，心如滾油煎。哎哟，沒有錢糧，苦處實在難言。倘若是要沒點信，活活就得把眼現。哎哟，想主意要抓錢，哎哟，不能竟在家內閑。哎哟，拉下常（當）花臉來，就能够賺錢。大黑不得世襲官，賣開了雜合麵，哎哟。

【西城調】大家商量把小買賣做，胡買混賣不知道那樣賺錢。就有那挑着張不開嘴，就有那抬着大簸籬，吆喝一聲關東烟。打真正香油秤猪肉，鹹落花生真多給，要了鹽錢。六部先生賣過幾天炸三角，有一位賣排岔炸焦，刑部問官、教書先生賣過大簍棉花線。瞎子賣艸紙，大張洋粉蓮。打真正滷蝦，還有滷蝦小菜，斷了團的臭豆腐，就是斌紫垣。就有那搶了來的東西街上賣，他倒說買攢賣攢這裏找個盤纏。其實知物不知價，說出價來惹人笑談。猥狔的袍子要四兩，老羊皮襖八十塊錢。有一等收買手飾假充商眼，不虧了搶水，竟買假洋錢。作買賣的根由我且不表，我把那搶足了了的哥們言上一言。

【雲蘇調】平地登雲立刻就闊，哧呀哧呀，穿帶齊整不（真）非凡，呀呀哧呀呀。剛交閏八月穿上大狐犬，哧呀哧呀呀，狐狸皮馬褂，外套坎肩，呀呀哧呀呀。烙屈印的毛衝裏，哧呀哧呀呀，羊皮褂子他倒反穿，呀呀哧呀呀。搶了來的子兒表帶上十幾個，哧呀哧呀呀，馬蹄表拴掛在胸前，呀呀哧呀呀。搶了來的芙蓉紗弔了皮襖面，哧呀哧呀呀，春羅套褲也是不擋寒，呀呀哧呀呀。不刮風不下雪戴上墨鏡，哧呀哧呀呀，這阿哥不摘眼鏡就請安，呀呀哧呀呀。打扮起來真是闊，哧呀哧呀呀，就是兩隻破鞋不大新鮮，呀呀哧呀呀。有一等沒搶着的真膽小，哧呀哧呀呀。甯人家搶當舖又眼饞，呀呀哧呀呀。有心要做買賣又拉不下臉，哧呀哧呀呀，無奈何當苦力奔了天壇，呀呀哧呀呀。那年的堂客真難看，哧呀哧呀呀，好像逃荒的跑旱船，呀呀哧呀呀。和尚穿圓領不像僧人樣，哧呀哧呀呀，啦嘛也不敢把黃衣穿，呀呀哧呀呀。頭上可把毡帽戴，哧呀哧呀呀，就是沒把假辮子安，呀呀哧呀呀。好容易盼之有點喜信，哧呀哧呀呀，吵吵嚷嚷把告示粘，呀呀哧呀呀。大家一甯直了眼，哧呀哧呀呀，原來是洋告示一大篇，呀呀哧呀呀。上寫着晚晌總得把燈籠點，哧呀哧呀呀，家家總得把旗子千，呀呀哧呀呀。清晨起來打掃門口，哧呀哧呀呀，要不然印度叫門罰洋錢，呀呀哧呀呀。中國人好比房上草，哧呀哧呀呀，那邊風硬他往那邊偏，呀呀哧呀呀。義和團也把銅十字來掛，哧呀哧呀呀，假充各國的翻譯官，呀呀哧呀呀。張口就講就說洋話，哧呀哧呀呀，句句離不開你是撓勾子南波羅灣，呀呀哧呀呀。沒搶着的老哥們也有當了巡捕，哧呀哧呀呀，每月也掙六塊洋錢，呀呀哧呀呀。這就是那年的真實事，哧呀哧呀呀，就是沒把教友騙，呀呀哧呀呀。

【曲尾】百事分從閑消遣，說不如皇太后回鑾登金殿。官員人等吃全俸，八旗官兵錢糧滿關，那纔是五穀豐登太平年。

時事誌略

洪壽山

序

夫時事誌略一書，時事者，乃近時之事也，誌者，記也，略者，大概耳。是書之始，自咸豐之年，叛魁洪秀全作亂，而國運漸頹也。繼之英、法、俄三國漸流中原，此略言渺茫矣。則以光緒二十有六年五月義和團火焚洋樓起，乃是書之源也。因其時事奇異，可記者居多，故記之耳。俟三十年後，而前人漸稀；六十年後，而前人盡歿，恐其近時之事，失於傳講，或傳說不能周備，故撮其要者編成西江月之歌詞，以便易記也。亦恐後人閱之不明，而復註之，以發明歌中之意也。惟歌中平仄多有不和之處，祈公等以紅筆在側註或更改句段爲佳。惟時事大局未定，尙不知有何奇異可載之事，容余徐徐補云。

是書，余暫書三十八段，以爲公等覽之。尙有上諭數十段，亦編成西江月之歌詞，並上諭原文，余未得錄也。公欲看者，容余稍有餘暇，卽行抄錄奉上耳。時光緒辛丑杏月下旬，癡癡道人洪壽山書。

此本看完或抄畢，卽行送還，仍有別人閱看也。

附啓

公等半個月之內不送還者，罰銀一千兩，解窮耳。

第一段 洋人始入都城

〔歌〕可嘆一統大清

喪盡太祖英名

相傳九帝至咸豐

天下刀兵震動

各省烟塵蠱起

秀全盤踞金陵

英法俄國乘虛空

攻破都城安定

〔註〕此言大清太祖開基，何等英勇，蓋世無敵。自太祖相傳九帝至咸豐，而官貪兵弱已極。自咸豐即位，則刀兵震動，煙塵四起。叛魁洪秀全盤踞金陵，自建太平天國十有餘年。而英、法、俄三國乘其虛空，以銀鈔爲名而擾中原，使咸豐聖主巡幸熱河避之。則洋人直犯都城，啓安定門而和之。自太祖高皇帝至高宗純皇帝之英名，惜哉已喪盡矣。

第二段 火燒洋樓

〔歌〕恭王禮部和約

各國方纔退兵

四十年來享太平

倏然刀兵復動

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十七夜中

火焚洋樓烈焰騰

義和神團聚衆

〔註〕此言咸豐十一年辛酉秋八月，洋人入城，皇弟恭親王率諸臣於禮部和約數次，大局已定，而英、法、俄三國之兵方退。至今四十年，中西各國和睦。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內，各處洋樓教堂，同時俱被義和神團火焚燒。次日，義和神團匪聚衆，以爭教爲名，由此而刀兵大動。以致君逃臣殉，將敗兵潰，民遭塗炭，苦不聊生。

第三段 奉教遇難

〔歌〕各處砍殺奉教

搶焚家產一空

可歎無數衆生靈

不幸喪於非命

〔註〕各處城廂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盡皆搶掠焚毀一空。惜哉！無數之生靈，盡作刀頭之鬼耳。

第四段 義和團作亂

〔歌〕義和神團旗號

大書滅洋保清

逆黨亂國罪非輕

世人沉夢不醒

〔註〕自五月十八日起，團匪手持大刀，終日任其街市往來，砍殺不絕。地面官弁，不敢阻止。不數日，則豎大旗，上書「保清滅洋」四字，則團匪成隊成羣，而地面官兵反以黑鞭護送。如此匪黨作亂，可歎世人，無一醒悟者哉。

第五段 義和團入會

〔歌〕義和團匪入會

老少皆稱師兄

謠言惑衆哄愚蒙

設壇焚表誦經

自稱神仙附體

旗分乾坎黃紅

乾字黃巾把頭蒙

坎字頭巾是紅

〔註〕義和團匪入會，不分老少、祖孫、父子，皆稱「師兄」。見面彼此各打問心爲禮。終日燒香誦經，向東南叩首。若誤拿人，以焚表爲憑，而觀是否，謠言惑衆，而哄愚蒙，欺心甚矣。團匪自稱神仙附體，能查教中之人。旗分乾、坎二字，乾字則用黃旗，黃巾蒙頭，腰束黃布，腕纏黃布，踝纏黃布；坎字則用紅旗，紅布蒙頭，腰束紅布，腕纏紅布，踝纏紅布；亦有黑團，而用青者；藍團，而用藍者；花團，而用花者；等等不一，皆亂國之逆黨耳。

第六段 義和團掛號

〔歌〕奉旨國帑十萬

賞賜義和團用

欽派大員管團兵

由此誤國失政

〔註〕奉旨賞給義和團義民銀十萬兩。然團首名曰「老團」，則曰：「某等自備資斧，欲圖報效，不受國恩，而以此銀作爲團費之用。」亦有士商殷富者，捐助銀米者無考，皆在莊王府交納。欽派莊親王載勛等數員，管理義和團事務，

即在莊王府設壇掛號。未及一月，而附近報名團匪數百萬名矣。已掛號者，名官團，則書「奉旨義和神團」字樣；而未掛號者，爲私團，則無「奉旨」字樣。其後即派團匪在九門及皇城三門把守，巡查往來教民。然團匪每名，每日，復領官錢一千六百文。亦有誤拿良民而索資資壇費釋放者，種種貪利者多矣。

第七段 砲打西什庫

〔歌〕晝夜砲打洋樓

一月有餘無功

奸臣用計不實行

可惜國帑枉用

〔註〕各處洋樓教堂，俱已焚毀，惟西什庫與交民巷各處未燒，其從教者，盡皆隱於其內，約有數萬人。西什庫之南，惜薪司口內，以杉木作架，設砲向北而擊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設砲向南而擊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設砲向西而擊之；西安門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設抬槍向內而擊之。然四面攻擊，月餘而未潰。余風聞之，乃藥力未足數耳。余復詢之，亦有用圓木而充砲丸者。可惜數萬國帑，盡皆糜費，其奸臣之心，尙可問耶？若問奸臣是誰，公等自己打聽，余不確知也。

第八段 改換洋字匾額

〔歌〕洋藥自稱土藥

逢洋匾額不用

洋貨改爲廣貨名

恐怕焚燒廢命

〔註〕京內洋藥店皆改爲土藥店，洋貨店改爲廣貨店，每逢洋字匾額，概不用之，恐怕焚燒而廢命也。可見義和團初首之凶聲，如此震耳。

第九段 紳士設壇焚香叩首

〔歌〕殷實士紳宅第

設壇焚香諷經

皆稱壇主壯家聲

所爲保護門庭

〔註〕京城士紳富戶，多有設壇者，皆稱壇主也。所爲保護門庭而壯家聲，恐受從教者之苦也。

〔歌〕洋燈煤油等類

盡皆拋於市中

日暮焚香秉心誠

跪向東南叩誦

〔註〕凡鋪與住戶，有洋燈煤油等類，盡皆棄於街市者多矣。每天日暮秉燈時，家家秉心焚香，跪向東南叩首，口念「南無阿彌陀佛」，或呼「廣澤王爺」佛號三聲，亦可。

第十段 保駕暗逃生

〔歌〕有勸太后逃走

有勸太后守宮

明爲保駕避兇鋒

暗顧自己性命

〔註〕吾風聞朝臣中，有勸太后走者，有勸守者，不一而足。吾思之，明者以保駕爲名，暗者乃自己顧命耳。

第十一段 忠奸自辨

〔歌〕也有爲國殉難

也有怕死貪生

也有捨命對交鋒

也有按兵不動

〔註〕兵臨城下，亦有衝鋒對敵者，亦有按兵不動者，亦有想君辱臣死而殉難者，亦有貪生隱遁者不一，難以指明。公等閱此自思之，吾言之不誣也。

第十二段 閉塞賢路

〔歌〕總由奸臣當道

賢路閉塞不通

並非太后不聖明

此乃天命所定

〔註〕自古國家失政，有君不明者，亦有君之有道者，不一。皆係奸臣當道，閉塞賢路之故耳。今亦如之。並非太后與皇上不聖明也，實乃天命所定，當然如此。

第十三段 兵勇如狼鼠

〔歌〕武衛軍將虛設

董帥孤掌難鳴

可惜大清百萬兵

事到臨頭無用

〔註〕武衛軍，其勇不可擋者，乃交民巷之槍尊也。聞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之遙（一舍者，三十里也）而早遁也。旗兵神機、虎神等營，聞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貓也。只有董福祥一人，至忠至勇，帥甘軍而奉命，已調紮蘆溝橋矣。哀哉都城之失守也。

第十四段 虧負國恩

〔歌〕可歎八旗世僕 不思報國盡忠

我等小民有何能 只得歎息連聲

〔註〕可歎八旗世僕，世受皇恩，二百餘年，事到至急至危，則不思與國報恩，與敵報仇，事到臨頭，竟自掣肘，其天良何在？吾欲問之。我等小民，有何能乎？只得血淚成行，而歎吁連聲不已耳。

第十五段 洋人破都城

〔歌〕七月二十夜內 日本兵將登城

文武大臣影無踪 只剩一座空城

次日白旗滿巷 皆與日本順承

都城偶然一失守 如此可耻孰甚

〔註〕七月二十夜內，日本兵將上城，而白旗插於城上。其宣武、朝陽、東直、安定、德勝各門大開，盡被洋人把守，

任其洋人出入，而大清文、武大小官員，盡皆隱匿無蹤，而街市清肅異常，如空城也。二十一日，大小街巷門前，俱插白旗，上書「大日本帝國順民」字樣，今我國大清未滅，偶然都城失守，而大小旗戶，以及官宅府第，亦插白旗而從日本，殊屬可笑可恥。

第十六段 大員隱身

〔歌〕家門封摘去

個個隱姓埋名

可惜大清子弟兵

怎對皇恩深重

查城大臣不見

守城官弁無踪

棄車短衣步私行

昔日威風丟淨

〔註〕自洋人入城，而城內大小旗民、官宅府第，盡將門封摘去；斗方告罄，某衙當差姓氏亦皆撕去，惟恐洋人知其姓名官銜耳。可惜大清世代士宦官弁，如此之悚也。則不思退敵良策，盡皆隱姓埋名，怎對皇恩待爾等昔日之深重也。查城大臣，與守城之官弁，盡棄其車馬靴帽，身穿短衣，形如平人，步下私行，串小巷而遁也。其昔日之官車大馬，前護後擁之威風，今日已丟淨矣。

第十七段 兵將逃散

〔歌〕地面大員逃跑

各衙官員隱形